

试论卢梭对文明发展的反思和批判

雷 红 霞

在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日子里,人们不会忘记作为这场大革命精神领袖的卢梭,为反对封建专制、迎接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来临所作出的不朽贡献。生活在两个时代交界线上的卢梭,不仅鞭撻了旧时代,而且以非凡的眼光,对伴随新时代而来的种种弊端进行了预见性批判。

卢梭无疑是一位善于“使用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的思想家,他既看到科技发展、文明进步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推动作用,又敏锐地观察到伴随文明发展的种种弊端及其给人类带来的不幸。这位平民出生、具有强烈民主意识的思想家,终生关注的是人的命运、人的解放、人的幸福。

卢梭毕生都在强调,人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多少幸福。这一思想贯穿于他全部著作之中,特别是在他的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下简称《论不平等》)中得到详尽发挥,他阐明文明进步给人类带来不幸,造成人世间的的不平等,从而奠定了其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此后,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又探讨了克服不平等、建立人类幸福理想政治制度的问题。

对卢梭关于文明发展的反思与批判的研究,比如文明发展给人类带来的不幸,对文明发展的伦理价值、文明发展的社会政治后果的估价,以及对私有制的文明社会的深刻批判等,是卢梭思想研究中较薄弱和值得探讨的方面。人们常认为,卢梭这一思想同科学精神、文明进步背道而驰,把它当作卢梭思想的局限性加以否定。实质上卢梭的局限性和他的天才预见性是紧密相连的,是同一思想的两个方面。研究卢梭这一思想对于推进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和全人类历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深远意义。

卢梭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基本思想是“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自然与文明的对立。在他看来,自然使人幸福而善良,社会使人堕落而悲苦^①。卢梭对自然状态的歌颂,并非象伏尔泰等人讥讽的那样,是号召人类返回到森林中去,用四脚爬行(卢梭本人也尖锐地驳斥了这一思想^②),而是揭露和抨击当时腐朽社会及其种种弊端的思想武器,是衡量文明社会腐朽程度的标准尺。显然,卢梭并不想证明“自然状态”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真实阶段,而是理论上假设,是为了说明当时私有制的文明社会的腐朽性质。他指出,人类的痛苦和不幸,都是由于文明发展导致人类脱离了美好的“自然状态”的结果。那么,让我们顺着卢梭的思路,看看文明的逐步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祸患。

人类自身的进化 促使某些生存能力的蜕变

卢梭在《论不平等》一文中阐述了由于人类自我完善化能力的发展和生产力及技术的进

步，人类逐步摆脱了野蛮进入了文明，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卢梭正确地看到这一发展的必然及其辩证性质。

原始人在挣脱野蛮进化为文明人的同时，接踵而至的是人的某些生存能力的退化，力量和勇气的丧失。野蛮人为了生存具有强健的身体和敏捷的四肢，善于跳跃、奔跑、搏斗、投掷石头、攀登树木，而文明人则望尘莫及^③。随着知识技巧的获取，人类的不断进化，人的某些生理器官及其能力也随之退化。卢梭认为，人类这些进化中的退化，类似家养下的动物。森林中的野兽一旦变成家畜，便大大减弱了适应自然的能力，“我们照顾和饲养这些牲畜的一切细心，结果反而使它们趋于退化”^④，家畜不再有野兽那样矫健的体魄、充沛的精力、敏捷的行动和无畏的胆量。人也是这样，失去了先前的强健身躯、勇猛力量。“在他变成社会的人和奴隶的时候，也就成为衰弱的、胆小的、卑躬屈节的人；他的安乐和萎靡的生活方式，把他的勇气和力量同时销磨殆尽。而且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差异，比野兽和家畜之间的差异必然还要大一些”。^⑤

在卢梭看来，随着进化而产生的舒适的享受是人们无意中给自己带上的第一个枷锁，为后代埋下的最初的痛苦的种子，它不仅使身体和精神日益衰弱，丧失力量和勇气，而且舒适的享受一旦成为习惯，便使人非但感觉不到乐趣，反而变成了人的真正需要。于是失去享受的痛苦比得到享受的快乐要大得多，而且有了享受不见得幸福，失去享受却会感到痛苦^⑥。人自品尝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后，就再也无法忍受为生存而生存的单调枯燥的原始生活了。加上科学和艺术的发展，造成生活日益舒适，奢侈风气流行，使缺乏力量和勇气、不善习武的社会人变得更为柔弱了。具有强烈需要的社会人其欲望远远超过自身的能力，微弱的能力不能满足无尽的需要，只能陷入痛苦之中。相反，自然状态中的成年人则是快乐的，其欲望和能力相平衡，愿意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此，卢梭把文明状态中的成年人比作自然状态中的儿童，只能依靠他人，又柔弱又可怜，并且机智地把达官、富人和国王都看成小孩子，以得到别人的照料而骄傲。这里不仅是对自然人的赞颂，更体现了强烈的民主意识。

人类某些生存能力的退化，还表现在疾病的滋生和泛滥。生活在蒙昧自然状态中的人除了受伤和衰老以外，几乎没有患过什么疾病。卢梭指出，“循着文明社会的发展史，便不难作出人类的疾病史”。^⑦各种疾病是随着文明发展滋生蔓延的，它使社会人日益衰弱，适应自然的能力不断减退。天才的卢梭似乎猜测到随现代科技发展所造成的各种“文明病”——电视病、空调病、冰箱病、沙发病、心血管疾病、精神衰弱、精神失常、癌症等等。生活在两百年前的卢梭其思想显然是不自觉的，是由对自然人的歌颂引伸而出的，但却为文明发展相伴生的疾病史所证实。

人类认识的提高 带来某些认识能力的退化

卢梭看到，随着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的一切能力都向前发展了。在进化的同时，也招致了某些认识能力的退化。“我们的仪器愈精巧，我们的感官就变得愈粗笨”^⑧，也就忽略了感官的锻炼。如“有了经纬仪，就用不着我们去估计角度的大小了”^⑨，人类的进化带来了某些感性能力的退化，社会人的视觉听觉和嗅觉远不如自然人。

不仅是感官认识的退化，还有人的智力人的思想的退化。善于辩证思考的卢梭指出：“人类的理性是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进步的，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所得，在另一方面便有所失”，“我们花时间去学别人的思想，就没有时间锻炼自己的思想，结果，学到的知识固然是多，但培

养的智力却少。同我们的胳膊一样，我们的头脑也习惯于事事都要使用工具，而不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了。”^⑩卢梭在此看到，随着社会的进化，知识的积累，文化的交流，导致人们只学他人知识，依赖工具，懒于思考和锻炼智力，促使人的认识和智力的退化。卢梭在这里似乎再一次以非凡的眼光预示了随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人的智力和脑功能部分开始退化（如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可能导致数盲，电脑代替人脑工作可能导致部分脑功能的丧失等等）。的确，现代“人工智能”开始进入生活的一些领域，甚至能够安排全部家务，这样，人在享受现代科技成果之时，却使更多的器官（包括人脑）停止使用，根据用进废退的生物学法则，停止使用的器官特别是人的大脑，行将日益退化。

人类文明的发展 伴随自由本性的丧失

任何文明与进步的萌生都将伴随糟粕和秕糠。卢梭看到文明的发展，虽给人类带来了幸福，但更多的却是痛苦和不幸。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不平等的深化、人性的败坏和道德的堕落。

“自然状态”——这个卢梭备加赞颂的理想状态，“那是一幅全然出于自然之手的美丽景色”^⑪，使人长久注目、流连忘返，然而，“最不幸的是：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⑫。在进入到社会状态后，人们的灵魂已经变了质。

卢梭是性善论的宣扬者，以性善论与基督教的性恶论相对立。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天生都是自由平等的，其本性是善良纯朴的，没有任何邪恶的欲望，只是由于理性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私有制的形成，人类进入到社会状态即文明状态后，才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特权和奴役现象，导致了人类“天然本性”的丧失，“自然权利”的剥夺。腐朽的社会制度使人堕落变坏，使人的天性“象一株偶然生长在大路上的树苗，让行人碰来撞去，东弯西扭，不久就弄死了”^⑬，善良的本性被残酷扼杀了。

社会制度给人的第一件礼物是锁链，第一种待遇是苦刑^⑭，它剥夺了人的最宝贵的天赋权力自由和平等，使人陷入痛苦和悲哀之中。“文明人在奴隶状态中生，在奴隶状态中活，在奴隶状态中死”^⑮。他们终日惶惶，只能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而野蛮人却不同，他们置身于自然状态中，按自己的意愿过着自由自在的闲散生活，热爱安宁和自由，决不向枷锁低头。卢梭这里对野蛮人的赞颂正是为了说明私有制的文明社会给人类带来的不幸，指明文明社会腐朽堕落的程度。

显然，自由的丧失对文明人是可悲的，卢梭终生都在不倦地呼吁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教人如何重新发现自己的内在价值。他在《社会契约论》中从各方面论证了人的自由本性，强调“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⑯失去自由是违背人性的，而违背人性的行为又是不道德的，人性的丧失必然导致道德的普遍堕落。

人类历史的进步 导致道德思想的堕落

卢梭认为，文明每向前发展一步，不平等、奴役、压迫也将同步增长。私有制和国家的确立，给富人以新的力量，给穷人以新的桎梏。新产生的社会让位于最可怕的战争状态，人对人象狼一样，邪恶的社会造成虚伪、怯懦、阴谋、嫉妒、专横、野蛮和残忍，“一方面是竞

争和倾轧，另一方面是利害冲突，人人都时时隐藏着损人利己之心”^{①7}，在他人的不幸中追求自己的利益。卢梭在这里对私有制的文明社会道德堕落的揭露，不仅是针对日暮途穷的封建社会，更是天才预示了行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写下了对现代市民社会批判的第一基本篇章，尤其是他对理性与科学的反思和批判^{①8}，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

卢梭是哲学上的感觉主义者（存在反理性主义倾向），他相信人类感觉能正确反映自然，错误则发生于人类主观判断即在理性上，在人类历史上，感觉、情感、良知先于理性而存在，起着比理性远为重要的作用，具有强大的力量。人类是普遍具有感性的生物，情感、感性、良知是衡量人的价值高低的标准，道德只能建立在感性之上，原始的自然人缺乏智慧和理性，按照自然的情感而行动，对同类充满怜悯心。而理性的发展，虽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但却破坏了人的自然的情感，善良的本性，代之以虚伪的理性，无情的私欲。他说：“理性使人敛翼自保，远离一切对他有妨碍和使他痛苦的东西。哲学使人与世隔绝，正是由于哲学，人才会在一个受难者的面前暗暗地说：‘你要死就死吧，反正我很安全’”^{①9}。这是何等的自私，何等的残酷。

在卢梭的眼里，保持自然情感的原始人是真诚的，而具有理性的文明人则是虚伪的、戴上了假面具。在文明人虚伪的礼仪下，在理性的背后，隐藏着“疑虑、猜忌、恐怖、冷酷、戒惧、仇恨与奸诈”^{②0}。简言之，文明隐藏着邪恶。从这里我们看到卢梭对于感觉、情感、良知、意志的赞扬，对理性的贬斥，表现出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思想萌芽，也是他自然主义哲学的必然流露，它预示了其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产生。

卢梭对理性的批判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科学的发展须以理性的完善、智慧的进步作为基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是邪恶和悲苦。在人类社会的进化中，科学和艺术产生于邪恶，它们的发展又滋生了邪恶，助长了懒惰、虚荣、奢侈和拜金主义。同时帮助帝王们巩固了王位，它们虽然不专制，但却更有威力，如同“把花冠点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之上，就会窒息人们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②1}，败坏了人的自由本性，而甘当虚伪礼仪、习俗、偏见的奴隶，成为束缚人们的一种力量。

人类的灵魂、德行与情操是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而腐败、堕落的。“海水每日的潮汐经常受那些夜晚照临我们的星球的运行所支配，也还比不上风尚与节操的命运之受科学与艺术进步的支配，”^{②2}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升起，真挚的情感，纯朴的风俗，高尚的德行也就消逝了。

卢梭这位人类邪恶与不幸的热情揭露者，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文明发展给人类带来危害的生动画面，文明进化不仅造成人类某些生存能力、某些认识能力的退化，而且导致人性败坏、道德堕落。卢梭对这些弊端的揭露是了不起的，超时代的。其思想虽有失偏颇，甚至显得荒谬，但却包含着有价值的思想，值得人们去深思去探索。

第一，是否科技愈发展，人性愈破坏，精神愈贫困？

这是当代哲学家应回答的问题之一。卢梭在他著作里不自觉地包含有人的自我“异化”的思想。他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不依赖他人，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绝对存在。随着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文明人丧失了自由的本性，相互依赖，彼此奴役，失去了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只是一个分裂的相对存在。总之，人性的异化是人们自己造成的，人创造了文明和社会，社会又使人成为奴隶，失去了天然的自由、平等、独立和内在的道德价值。因此，卢梭毕生都在不懈地呼吁人们重新去发现人的全部内在价值，恢复自由的本性。对此康德称赞

说：“卢梭是另一个牛顿。牛顿完成了外界自然的科学，卢梭完成了人的内在宇宙的科学”^②。康德的评价并不过份。卢梭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有待人们去继续探讨。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深入探讨了西方文明社会造成的人性的压抑、扭曲、病态和畸形即人的异化（这种异化指当代社会的技术主义对个人自由本性的限制），指出社会已成为一个吞噬个人本性的“工艺装置”，使人成为病态的畸形的人。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现代人的探索和处在两百年前的卢梭提出的思想似乎是不谋而合，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把人性遭到破坏的根源归于文明与科技的发展^③，这也表明卢梭非凡的预见性和敏锐的观察力。

第二、科学是不是一种权力，是不是约束人的力量？

卢梭认为科学、文学与艺术虽然不专制但却更有力量，它窒息了人性，造就了奴隶，帮助帝王们巩固了政权。卢梭不自觉地看到科学与权力的关系，认为科学是帮助政权束缚人的有力手段。

循着卢梭的思想逻辑，我们看到当代法国哲学大师米歇尔·福科则进一步揭示了科学与权利共生体，在现代社会里，科学已成为一种权力，是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最基本的权力拥有者，是一种绝对约束人们的力量。

福科的探讨比卢梭远为深刻和细致，如果说卢梭仅只看到科学是巩固专制政权的有力手段，那么福科则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科学与权力已溶为一体，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从对科学与权力关系的探讨中，可观察现代社会制度所隐含的种种弊端，启发人们反省、探索，成为自主的人。

第三、文明发展是否要付出道德的代价？

卢梭深刻揭示了社会进步与道德退步的二律背反。文明的进步造成人的真挚情感的丧失，道德情操的堕落，使人变成了邪恶的生物。

卢梭对文明发展的道德价值的估计无疑是有益的。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的确存在过。马克思指出，人类的进步曾经“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④，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尤其如此。

从卢梭对文明发展的反思与批判中不难看到，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都把文明进步设想为不断上升的过程，并笼统地以为文明发展必然造福全人类，这当然不无道理。而卢梭则高瞻远瞩，敏锐地观察到进步中含有退步，文明隐藏着邪恶。应该说，卢梭对文明发展的估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辩证地既把文明发展看作是一种进步，给人类带来了幸福，又把文明发展看作是某种退步，给人类带来了不幸。另一方面，他也存在着对文明带来的福利估计不足，而对文明发展伴随而来的弊端有些夸大^⑤。尽管他所批判的文明是指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如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文明、新生的资本主义的文明），特别是他亲眼目睹的十八世纪的文明，但他毕竟有把这种特殊文明和一般文明相混淆的倾向，因而就把文明带来的弊端和文明本身相混淆，在批判弊端的同时也批判了文明，存在否定文明的倾向，但他决不是某些人误解的是反对社会进步的原始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他对自然状态的赞颂，为的是推翻旧制度，建立合乎人性的新制度，即更高的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论》是他对这种新的自然状态的设计、规划和论证。

诚然，卢梭对文明发展带来的弊病有些夸大。但是，他却把人们从传统思维模式中唤醒，原来文明的发展并非有益无害，人们开始对文明的作用进行反省，注重克服与文明相伴

生的糟粕与秕糠。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不断推进文明向前发展并克服其弊病的历史。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全球性的灾难——核战争、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粮食危机、人口爆炸等。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需克服这些随文明而来的灾难,否则将不堪设想。

我国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给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幸福美好的前景,有效地避免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当然,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应注意克服随文明发展而来的某些弊病,既要发展工业技术,又要保护生态平衡;既要发展科学技术,改变落后面貌,又要遏制科学主义的泛滥;既要发展科学,又要发展人学,研究人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提高人的思想境界。这,就是我们应当从伟大先哲卢梭那里得到的重要启示。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0,166,76、155, 80, 80, 116、117, 79页。

⑧⑨⑩⑪⑫⑬ 《爱弥儿》,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2, 232, 506, 5, 17, 15页。

⑭⑮⑯⑰ 《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2, 6, 4, 7页。

⑱⑲⑳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3, 125, 159页。

㉑ 《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页。

㉒ 卢梭并不反对与盲目信仰相对立的理性,而只反对脱离感性、情感的抽象的思辨推理。当然在卢梭那里理性本身的内容也很含糊。

㉓ 同①第102页。此处哲学指沉溺于书斋、不关心现实的邪恶、奴役的思辨哲学。

㉔ 《康德全集》第20卷,德国科学院版,转引自《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李凤鸣、姚介厚著,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页。

㉕ 应该说卢梭比他们更高明,他在很大程度上揭露了造成不幸的社会阶级根源(如私有制),法兰克福学派却避而不谈。

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

(上接123页)

关于英国方面的主要人物的文章有萧致治所写的《义律其人及其侵华活动》,但也仅仅只此一篇,其他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华统帅、政府决策人物及其重要将领均付阙如,在这方面反映得很不够,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本书所论述的方面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是近年来对鸦片战争各重大方面及有关问题研究的深化的新发展。其中大多数论文论述细致,分析周到,以雄辩的史实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具有较大的说服力,特别是姚薇元教授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为魏源所作说,萧致治教授对马恩论鸦片战争两文更显得周密深刻,具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正如作者在本书“前言”中说,此书力图“发前人之所未发”,“补前人之不足”,实际上确是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尽管本书的某些部分也存在着偏颇之处,如对有的人物(如裕谦)评价过高,作者对所评论的人物难免有所偏爱,因而不能公允地评价其他有关人物;某些方面强调过份,如吏治腐败作用的问题。然而就整体而论,本书是颇有特点和具有新意的。我以为此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多有提高,对有关的学术研究起了推动的积极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